

金面具、青铜人像、大量象牙…… 三星堆新发现“再惊天下” 下

备的考古“发掘舱”可以控制温度、湿度，让人惊叹不已。

工作人员穿着“防护服”在古蜀国祭祀“圣地”开展“野外”考古，仿佛是在封闭的高科技实验室工作。在“考古舱”旁设有各种应急文物保护实验室和库房，各种先进设备一应俱全。

提升装备的科技含量并不是为了“炫”。三星堆遗址发掘总领队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告诉记者，在这样的“考古舱”里开展发掘工作，不仅能控制发掘现场的温度、湿度，还能减少工作人员带入现代的微生物、细菌等。

不仅有科技力量的“加持”，专家“阵容”也堪称“豪华”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、北京大学、四川大学等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纷纷加入此次考古发掘工作。在现场忙碌的，是一个包括文物保护技术、体质人类学、动物学、植物学、环境学、冶金学、地质学、化学、材料学等在内的多学科交叉创新研究团队。

正是这样的齐心协力，大家有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发现，比如古丝绸的“身影”。

“我们在4号‘祭祀坑’的黑色灰烬中提取到了肉眼不可见的丝绸制品残留物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。”唐飞说。

甚至连消防队员也被邀请参与研究。

三星堆“祭祀坑”的文物大多有烧灼痕迹，考古学家推测这是一种“燎祭”方式，即将青铜器、象牙等祭品燃烧后填埋。这种“燎祭”是在坑外燃烧，还是坑内燃烧？燃烧最高温度是多少？……这些谜题有待消防队员和考古学家合作揭晓答案。

四川

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李映福说：“此次发掘实现了机制上的创新，多家机构共同参与，形成高水平的发掘团队，构建了覆盖面广阔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团队，实现了考古发掘现场与文物保护研究的无缝衔接。”

“你看见的只是冰山一角”

“蚕丛及鱼凫，开国何茫然。”

古代诗句里，古蜀国的起源笼罩在迷雾之中。三星堆，自1986年“一醒惊天下”之后，更是留给世人无尽的遐想。那些造型独特的珍贵文物，甚至让人将三星堆与外星人联想在一起。

事实上，三星堆遗址历次发掘出土的文物，已经有力地证明，这里是“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”。

之前出土的三星堆典型的小平底罐、鸟头把勺、尊形壶等陶器以及铜立人像、铜神树、玉璋和金面具等，带有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；而铜牌饰、玉戈、玉琮、封口盃、高柄豆等则体现了三星堆与中原文明和其他区域性文明的交流。

“此次发现的铜罍、玉琮以及铜器纹饰都在中原地区能够找到祖型，是古蜀文明与中原地区频繁交

流的有力物证。铜尊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同时期的铜尊特征相似，是长江文化的生动体现。”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说。

在冉宏林的指引下，记者还在此次出土的象牙残片上看到精美的云雷纹和羽毛纹微雕，这些都能在中原文化的青铜器上找到祖型。

但是，围绕在三星堆周围的，仍有许多未解之谜。

他们从哪里来？尽管考古发现已勾勒出从营盘山、桂圆桥、宝墩到三星堆、金沙、十二桥的古蜀先民迁徙线路，但他们从黄河上游到长江上游的融合足迹还有待更多考证。

还有他们以何为生？

他们因何消亡？

他们喜爱哼唱怎样的曲调，擅长烹饪什么美食？

……

大量珍贵文物的出土，只是考古工作的开始阶段。种种谜题的破解、文明传奇的讲述，需要踏踏实实地进行长时间的学术研究、分析。

唐飞介绍，下



一步将继续对新发现的“祭祀坑”开展精细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、多学科研究，并在“祭祀坑”的外围勘探发掘，把握祭祀区的整体格局、形成过程。

宋新潮说：“本次发掘工作的细致程度，决定了它的信息丰富程度和价值。我们还需要时间来进行更加系统的整理、修复以及实验室工作，将田野考古获得的材料进一步地消化和深入研究。”

这是一个“正在进行时”的考古发掘，每一天，都可能会迎来令人惊喜的新发现。

“你见到的只是冰山一角。”冉宏林对未来充满希望——还有多少文明之谜即将破解，还有多少传奇往事可望证实，人们翘首以待。

新华网

